

名家手笔



作者简介：

梁瑞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湖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湖南省作协名誉主席。曾任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文学风》杂志主编。著有报告文学集《一万个昼夜与夜》（毛泽东生辰印记）（合作），散文集《雾谷》《秦时水》《华夏英杰》《欧行散记》等。散文《远逝的歌声》获中国作家协会和煤炭部第二届吴金奖，《雾谷》获全国副刊优秀作品奖等。

通天山中一书院

数年前，朋友送我一块未琢之玉。号通天玉，说是鸿蒙之际，女娲补天遗落之石。我顺势也附会说，此石后经数亿年演化，颇通灵性，因产自郴州临武通天山，故称之为通灵宝玉，有好事者曹氏雪芹，一把辛酸泪，将这荒唐之事，敷衍成旷世奇书《石头记》，又名《红楼梦》。朋友闻之拊掌大笑，妙哉，奇哉！

辛丑桂月，友人晓达及硕男，邀我上通天山，不为寻玉而来，而是在半山腰中，观瞻一座暂不为世人所知的梧桐书院。

我喜书院，尤其喜爱参观那些名重一时，偏于一隅，人才辈出的书院。本世纪初，我去梅州参加全国文学院院长会议。会议间隙，我便邀上二三好友，专门踏访梅州的东山书院，书院虽偏于客家居住的梅州，但近现代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家赫然入目。黄遵宪、丘逢甲、叶剑英、肖向荣、曾宪梓

均承露这座小小书院阳光雨露。我久久盘桓书院，虽无奇景异物，但耳边犹闻书声朗朗，尤其是那些已被摩挲得斑驳陆离的课桌，让我想起莘莘学子晨曦暮霭的课读与诵咏。

这次来寻访的通天山中的梧桐书院，原以为书院是掩映于一片梧桐树中，当我们沿着弯弯曲道，越过山门之后，豁然开朗，平旷之地，一座白墙青瓦的湘南民居建筑，立现眼中。书院的后山，不见梧桐，而全是密密匝匝的红枫，只是今年秋来得迟，酷阳之下的枫叶，只有点点黄红闪烁。

梧桐书院就包裹在这枫叶初红之中，让通天山有了岳麓山的意味。照壁横陈，正书梧桐书院，反书崇学厚文，见贤思齐。而五个单体的慈贤堂、乡贤堂、聚贤堂、晋贤堂、礼贤堂相互勾连，浑为一体，极具传统建筑特色。

夕阳西下，当天地苍茫一色时，山风飘飘，只有在这个时候，你面对梧桐书院，就会涌起一种肃穆的感觉。照实说，在经济居入高位的时刻，郴州及临武的一帮有识之士，

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早已荒废的遗址上，赓续历史的文脉，把传统与现代无缝衔接。短短几年时间，让占地36亩，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梧桐书院，拔地而起。

我曾在岳麓山爱晚亭的一次集会中说过，如果说有过蔡黄之葬的岳麓山为湖湘革命的血脉，则岳麓书院堪为湖湘的文脉。岳麓书院始建于宋代，积蓄几百年的力量，到近现代出现井喷式人才集群爆发！思想的形成，文化的积淀，人才的出现，中国古代书院，无不展现出这种共同的文化现象。

暮色四合，通天山把寂静留给梧桐书院。在这寂寥之际，更使你思接千里，不能自己。

梧桐书院始建于汉代，初盛于唐宋，明清鼎盛，而近现代弦歌不绝，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废弃。但翻开临武史册，但凡才俊志士，莫不与此交集。以明代曾朝节为代表的临武贤者，让梧桐书院声名鹊起。这就不能不让人感慨，旧时的书院，的确是人才的集散地，犹以硕儒名师传教一处，堪为一方学子的福祉。梧桐书院的乡贤堂，就为学子、明礼部尚书、廉官曾朝节塑像，而整座堂宇，有近百尊石塑半身像，均为临武史载的历代乡贤，凭吊先贤，追慕先贤，俨然为梧桐书院庄严的课件。他们高扬是国学的旗帜，化无形为有形，一砖一石，都饱含历史的记忆，一碑一壁，都穿越历史的风云。在书院，构建者的精心设计，处处都呈现国学的印记。楼宇壮阔，是厚重历史的承载，学堂生机，是深厚文化的支撑。

一夜无话。当第二天红日跃上通天山顶时，和临武的一群校长们共同探讨中华文化的伟力时，我不能不动情地说，首先我们有必要读懂身处的梧桐书院。由近及远，由今到古，我们就更能体会，文化自信，何其箴言？

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先生，在《西游记》第七回中写道：众皆畅然喜会，只见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毛女，飘飘荡荡舞向佛前，施礼曰：前被妖猴搅乱蟠桃嘉会，请众仙众佛，俱未成功。今蒙如来大法锁锁顽猴，喜庆安天大会，无物可谢，今是我净手亲摘大株蟠桃数颗奉献。真个是：半红半绿喷甘香，艳丽仙根万载长。堪笑武陵源上种，争如天府更奇强！紫纹娇嫩赛中少，细核清甜世莫双。延寿延年能易体，有缘食者自非常。佛祖合掌向王母谢讫。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满会群仙，又皆赞赏。

武陵源也是个盛产蟠桃的仙境之地。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登泰山的豪迈。自古华山一条路，道的是西岳华山之险。峨眉天下秀，描绘的是峨眉山的天然秀色。人间仙境，则是张家界的专属。

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世界地质公园两块金字招牌的张家界，有仙山、仙女散花、仙人居、九重仙阁、仙人桥、金鞭岩等绝美景致，还有朝天观、天桥、天桥遗墩、南天一柱、天书宝匣、天门山等壮丽奇山。更有定海神针这一稀世罕见的宝物。仙界、天堂、大地、龙宫不都是人们梦寐以求心驰神往的恒久之所么，加上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先生关于武陵源神话般的描写。张家界被誉为人间仙境张家界，各符其实，实不为过。

人间仙境张家界

□李本华

张家界地貌的形成是内外力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喜山及新构造运动是形成张家界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的内因，流水漫蚀和重力崩塌及其生物的生化作用和物理风化作用则是张家界地貌形成的外因。这两种因素长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才得以形成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张家界地貌。张家界地貌的形成，大致经历了泥盆中期、泥盆纪晚期、三叠纪晚期、侏罗纪、白垩纪、新世纪第四纪初等阶段。距今约3.8亿年前，大陆源碎屑物流入当时还是滨海环境的张家界，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压实形成石英砂岩，构成张家界地貌的母岩。海西造山运动，将张家界由滨海变为陆地，石英砂岩经过长期的物理风化，形成了红色铁质风化壳。二叠纪、三叠纪时，因地壳下沉使张家界地区再次变成海洋，沉积了石灰岩，成为张家界国家地质公园的原岩。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印支运动使张家界复升为陆地。侏罗纪、白垩纪时，地壳相对稳定的山体经风化剥蚀、削方、填平形成海拔1200米左右的湘西夷平面。新世纪第四纪初，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张家界剧烈抬升，形成武陵源剥夷面。260万年的新构造运动，使张家界地壳再度抬升。近80万年的流水顺着节理和裂缝将石英砂岩切割成平台、方山、峰林、峰墙等地貌。这时，张家界地貌得以形成。

张家界地貌的形成，印证了一句话：沧海桑田。由滨海而陆地，复变为海而陆地，地壳运动又抬升为高山峰林峡谷。

张家界山青水秀、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围裹周身，水质柔软，是理想的栖息地与身心安放地。这里还有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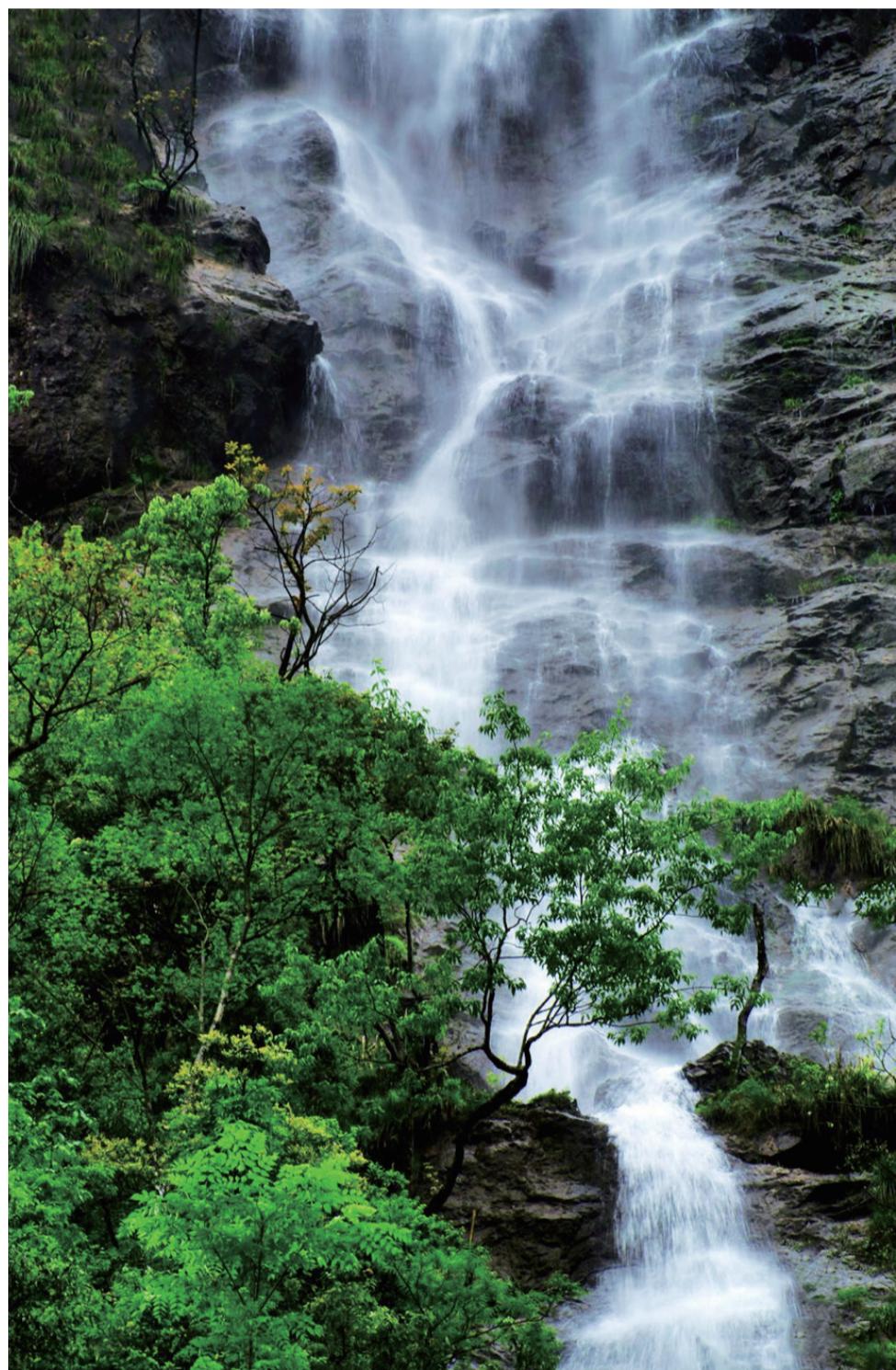
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万公顷，由斗蓬山、天平山、杉木界三大林区组成。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题有“张家界顶有神仙”。有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珙桐王，树龄达1200年。有4.5万公顷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里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绿色植物有216科，2876种，包括51种濒临灭绝的植物种类，脊椎动物有146种。有一种花叫鸽子花，绽放时满树如鸽群栖息，特别迷人。这里是天然药园和动物园，药用植物达1000多种，鸟类有64种，爬行类有19种，两栖类达18种。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亚洲原始野生动植物基因库。

在张家界，还有五雷仙山与天门山。都是著名的道教圣地。

道家学派始祖李耳曾在此，有着鬼谷子的神秘传说。

歌唱家李娜便是在天门山寺出家为尼。

张家界，也是民族歌舞的海洋。逢着节日、集会，劳作之余人们总会欢快地跳起土家摆手舞，或茅古斯舞，或白族仗鼓舞。居住在张家界的民众，大多是土家族。土家族的摆手舞分为大摆手与小摆手。一曲摆手舞，摆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摆着时光的眷恋神醉，摆着人生的曲折离奇。



溪 汤青 摄

雨后空山

□李冬梅

多。大峡谷中，悬崖、溪涧、古藤、枯树无处没有苔藓。也许，峡谷空等了太久，时光不忍，于是，给山中万物镀上一层厚实的绿锈，不让空山憔悴。

太多的看点羁绊，我很快就掉队了。山涧泉水奔流，跌碎在山石中，一大片飞花碎玉；溪中蒲草丛生，掐一片叶子，指尖草香氤氲，挥之不去。缠绵于山水秀色，因一片红叶驻足，为几缕挂枝惊奇。

行走在原生态的林莽间，光靠眼睛是看不够的，一会儿取一张静景，一会儿拍一段视频，一会儿采一朵山菊，又担心掉队太久，一路小跑，我真的是眼忙手乱了。

山是空的，因山雨、疫情的影响，山中幽径罕见游人。没有充分开发的大峡谷，更多地保留了自然的本真，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同行的伙伴，背影已消失在转弯处，狭长盘曲的石阶上，前后不见行人。好在山上只有一条路，我不用担心迷路，但心中还是有点落寞。峰回路转，远远看见三两身影迎面而来，在这清寂的空山中，倍觉亲切。

便问他们：到山顶还有多远？

快了，加油！空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往往取决于外部环境。在拥挤的大都市，人们总想尽量远离他人，保留自己一份私密空间；但在荒郊野陌，却都想靠近一点，天地寰宇的空旷，更容易使人心生孤寂，唯有近处的身影，才是心灵安全的依托。

山真的很空，秋虫早就隐匿了行踪，好像飞鸟也很少见。或许是我专心寻觅悬泉瀑布，忽略了它们，抑或，它们一大早就飞到山外觅食去了，刻意把整座山林留给我们。

山林深处，居然有一户人家，三间平房掩映在竹树之间，柴扉紧闭，主人不在家。几只肥硕的母鸡，悠闲地在草地上觅食。山道一侧的菜畦一丝不苟，每一道边都用碎石精心垒砌，水灵灵的青菜行列有序，大蒜葱茏碧绿，菠菜也有一指多长了。这个繁华浮躁的时代，仍能够安心于孤寂的深山之中，不知道主人的心，到底有多空！

空山疏朗，悬泉飞瀑成了山中主角。瀑布因山形而异，有的纤细如练，有的空濛如纱，袅娜轻轻地悬挂在凸起的巨石上，山石

行迹丝毫不曾掩饰，风吹过，素纱微动，仿佛有人掀动了雨帘。有的从天际跌跌撞撞地转了几个弯，才注入山涧深潭。最壮观的是天瀑，从山顶飞泻，四百多米的落差，让瀑布有从天而降的错觉。山，果真是空的，无论远近，唯有水声，在各个音阶上跌宕。

山中不仅瀑布叠生，还有各类的小花，好似夜空中的繁星，不胜起眼。白色的茶花，黄色的野菊，还有淡紫的紫菀，都开得清寂闲适，自在而不张扬。倒是乌桕的叶子，红得色彩斑斓，十分打眼，火红色，酱紫色，橙黄色，在绿得纯粹的山谷里争奇斗艳。山菊、紫菀、茶树花满山遍野，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野花，点缀着山的寂寞。

独自走中峡谷中，山越发空旷。空谷回响，瀑布声在峡谷回荡、叠加，整座山都湿润在瀑布和山泉的天籁里。山外听不出这样的效果，不独是距离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山外的人难以入境。人在深山行，看得是山，听得是泉，满心都沉醉着大山的情结，心与泉同频共振，听觉发挥到最大值了。

水声如筛子，拂去思绪的尘杂，让人静寂，没有独处的恐惧，也没有急功好利的焦虑。空，是安静下来的心境。

行走在山谷之间，犹如山涧溪流，漫过碎石细沙，愁绪和浮躁都被过滤掉，清澈如山中泉水，带着空山的宁静和高远，一直流向远方。

空山，原来不空。

腊八腊八，冻掉下巴，喝碗八宝粥，再冷也不怕，进入腊月，一首孩童时代的歌谣又在故里大地响起，唱得，让人恨不得生出翅膀飞回老家，燃起一堆熊熊烈烈的干柴火，再熬一锅滚滚沸沸的腊八粥。

在故乡，进入腊月的仪式，是从一锅锅甜糯糯、香喷喷、烫乎乎的腊八粥开始的。离春节还有一箭之遥，村里的人们就已按捺不住了，仿佛满满溢溢的一锅水，想要痛痛快快释放一场，此时熬腊八粥，正好拉开了红红火火的过年序幕。

雪，将村庄的天空擦拭得无比鲜亮，那是一种十分撩人的青色。太阳，照在村边小溪，明晃晃的，非常刺眼，却叫人无比欢欣。腊八前夕，这里成了最为繁闹的场所。溪水哗啦啦，人们在这里淘洗“八宝”，白糯糯的粳米、粉嘟嘟的莲子、金灿灿的玉米、乌红红的枣子、碧莹莹的绿豆、赤艳艳的红豆，以及其它农产品，一担担、一筐筐、一篮蓝，交交织织，喧闹闹，宛如一幅色彩明丽的民俗水彩画卷。

最令人怦然心动的腊八节终于到了！

天刚蒙蒙亮，村巷已是人声鼎沸。家家户户，炊烟袅袅。当村长的父亲，在门前的雪地上堆起一根根劈柴，上架一口乌亮的大锅。母亲将昨夜泡好的“八宝”，白糯糯的粳米、一碗碗滚沸的腊八粥，再熬一锅滚沸的腊八粥。

腊八粥，除了要熬，还要会搅，关键在火候。粥有黏性，容易粘锅，不会搅拌，不会拿火，轻则会糊，重则夹生，白白浪费。父母熬八宝粥，十里八乡有名。当粥熬到七八分熟时，父亲会将火改小，母亲会加快搅拌频率，此时不宜再添水，要不然，熬出来的粥味一团稀散，味道不正。

此时，一只只蓝花大碗早已摆在一旁。随着父亲一声“熟了，起锅”，只见母亲手腕灵活一转，那一柄红锃锃的铜勺宛如一尾金鲤飞快跃起，一眨眼，一碗滚烫、香喷喷、晶莹剔透的八宝粥盛得满满当当。当双手捧起碗儿，只见热气袅袅而起，粥面浮着一层清闪闪的油质，地地道道的农作物，经父母之手，在这故乡传统佳节里，嬗变为人间最香暖、最甜润、最喜气的美食。

端起碗儿，正准备痛痛快快喝一场之际，一声“慢”却在耳畔响起，是父亲的声音。所有人都惊诧不已。父亲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轻声地嘱咐：“第一碗，由你送给病床上的外婆。我听话地端着碗朝屋里走去，外婆见了，顿时激动了起来，双手颤颤抖抖，深陷的眼眶霎时泛潮，脸上出现了欣慰的笑容，一句“我的好孙孙哟”，令人愧疚，又令人欢喜。

第二碗，咱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父亲说完，舀起满满一碗，走向了村子最西头的鳏夫李老汉家。见此，一家人纷纷行动起来。第三碗，咱送给左邻右舍。依照父亲的吩咐，我们送完了最后一轮。一串串大大小小的脚印，留在了村里的雪地上。一颗颗汗珠，溶入了乡间的腊八节。

剩下的粥，才是一家人的。当我连喝三大碗时，小肚皮被撑得圆鼓鼓，感觉劳动过后进食，真香！当然，腊八节的美食，也要让猫狗尝一尝。父亲见大家将最后一碗粥喝得净净光光，语重心长地说道：“腊八节，包含的不光是八类宝贝美食，还应有八种传家宝，它们是孝敬长辈、照顾孤寡、和睦邻里、关爱生命、热爱劳动、勤俭节约、懂得感恩、诗意生活，大家要牢记在心。”

一年一年的腊八节，一锅一锅的腊八粥，换来了一家人的和美，赢得了全村人的亲亲热热，见证了好日子的红红火火，香、甜、浓、暖，永远永远。

甜甜
腊八